

“看”，一年又过去了

■刘新昌

夜里辅导女儿的语文作业时,发现她总在阅读理解“归纳中心思想”环节卡壳。看她踌躇半天不敢下笔,一下子激起了我“好为人师”的恶习,我反复大声地跟她讲,“一定要用最凝练的语言归纳文章要义。”

十一二岁的小朋友,虽没到叛逆阶段,但也拥有了自己的主见,她瞟了我一眼,默默写完她的作业。泡脚时,女儿忽然“夸”我:“爸爸,你归纳能力那么强,能不能用一个字归纳一下你 2023 年的过往啊?”

没想到“现世报”来得这么快,刚才还口若悬河的我,被问得一时语塞。“一年时间这么长,遇到的事情那么多,一个字怎么总结得了?”我狡辩。

女儿没反驳,“哼”了一声,擦干脚回房休息去了。我知道,女儿对我的回答肯定不满意,为了挽回一个父亲所谓的“尊严”,这几天,我仔细回想了一遍过去的一年时光,还真让我找到了一个字来总结我的 2023,那就是——“看”。

看书。
从逻辑上讲,我既不是专业作家,也不做学术研究,书,似乎可看可不看。可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,就跟吃饭、睡觉一样,看书成了我的一种生活必需,一天不看,浑身难受。我对书的选择只有两个字——“识”和“趣”,要么能涨点小知识,要么能体会点小趣味。太专业的书,我不看,累。看书时,我喜欢泡杯茶,然后拿支笔,边看、边划、边记、边悟,看到精彩处,大腿一拍,起身咕咚灌一口茶下去,酣畅淋漓的感觉从口爽到心。

2023 年,我总共看了 30 本书,写了读后感的有 5 本,随意看、跳着读的,有 20 多本。这些书,有的博我一识,有的赠我一趣,让我工作之余,多了一份生活体验,增了一份生命情味,甚好。

看房。
久居高楼,厌倦了“空中楼阁”式的生活,做梦都想拥有一个院子,可以在工作之余,种种花、种种菜,体会一下“接地气”的田园生活。去年末,我处理了闲置的房子,手中有了闲钱,想改善的念想就越发在心里生根发芽,再加上,房产中介不断跟我“吹”风:今年楼市低迷,是入手的好时机。

于是,闲暇时光,我跟各种房产中介打交道,每到周末,不是在看房,就是在看房的路上。非常感谢中介的那些帅哥美女,他们很敬业,只要我答应去看房,他们会早早地开车来到楼下候着,一上车,散烟、发水、递槟榔,供奉得跟尊财神爷似的。

房子,从河东看到河西,从叠墅看到联排、双拼,最后到独栋,院子越看越大,价格越看越贵,可手头就这么点钱,再心动也得回归现实,于是,在无数次权衡和挣扎之后,我在中介失望的眼神中“出手”了,买了个只有 50 平方米的袖珍型院子,价格还不及一个大平层。对于有钱人来讲,也许这根本不值一提,但对我来说,好歹实现了“有天有地”的梦想,甚欢。

看山、看海。
都说“青山不墨千秋画,绿水无弦万古琴”,山水之美,美在变化,美在气象万千。看山水之美,比赏画听琴更让人放松和愉悦,它对于一个人的熏陶是潜移默化、润物无声的。

为了这份熏陶,春天,我们去了浏阳大围山,那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和孩子们灿烂的笑颜,至今萦绕在我的脑海;夏天,去了周洛大峡谷,峡谷里清凉的风、高悬的瀑布,以及摸鱼捉虾的快乐,依然历历在目;秋天,去了南山牧场,那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壮阔,那策马奔驰的快感,仿佛就在昨天;冬天,去了一趟黑麋峰,山顶上,那皑皑雾凇、那晶莹冰挂,让人仿佛进入一个童话世界,那情景与山下喧嚣热闹的市井生活截然不同。

暑假时,女儿说,想去看看海,想去体会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的意境,于是,我挤火车,找酒店,带着几个小孩在人潮汹涌的人群中左冲右突,虽然只在鼓浪屿上呆了两天,可那柔软细腻的海滩,那扬帆出海的豪迈,成了女儿作文本里最绚烂的一笔,被老师用波纹线标了又标,甚值。

看望父亲。
母亲去世后,八十多岁的老父亲一个人呆在老家,他坚称自己身体硬朗,不习惯城里的生活,不愿意随我们兄弟姐妹进城。其实,我们知道,他是不想给儿女们添麻烦。中国的父母,总是为儿女考虑得多,为自己考虑得少。

我不会开车,且路途远,坚持每周回去不现实,但逢年过节,还是要回老家去看望父亲的。到家后,给父亲做几顿热饭,和他唠几句家常,或带他去亲戚家串门,父亲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笑容。其实,作为儿女,父母的健康也是我们最大的幸福,看着父亲八十多岁还能行动自如,甚慰。

看展、看见和看淡。
年初,我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:看 12 场展览。没想到,一年下来,竟远超这个数,历史文化展 5 次,书法绘画展 6 次,摄影展 3 次,花卉展 2 次,玉石、珍珠展 2 次。今年看展,不只在湖南,还跑到河南、福建等地,算是个“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看展”的看展狂魔,总觉得,展览是社会变迁的备忘录,看展,真的能起到增信、增智的目的。

时间的车轮轰隆隆驶过,看,一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。工资没有看涨,好在能基本持平;写作没有看头,写与不写,看心情。这一年,我见过太多人性的光芒和美好,也看见过一些阴暗和龌龊,对于美好,我谨记,对于丑陋,我看淡。因为,看趋势,新年肯定会比去年好。



制图:何 芬

“忽然而已” 又一年

■龙建雄

想了想,我得提前准备一点词汇用来元旦节前后发朋友圈。

比如,“时光知味,岁月沉香”,又比如“念念不忘,必有回响”,还比如“筚路蓝缕,玉汝于成”……最终,我还是喜欢苏东坡那句“用舍由时,行藏在我”,出自于他的《沁园春·孤馆灯青》,意即是说,是否受到重用在于时势,是否积极进取却由我们自己决定。虽然苏东坡写的是他当时的仕途心境,但在在我看来,世间万事,亦是如此。

我们常说小确幸,大都有谦虚成分。实际上,谁不希望万事如愿,事事遂意?苦中作乐,风雨彩虹,劫后余生,有过去,有过去的痛楚,才期许未来,期许不一样的未来。所以,莎士比亚在剧本里写道:“凡是过往,皆为序章。”告诫我们不要沉溺于过去,而是要把握当下,面向未来。

年年岁岁,岁岁年年。年岁只是时间的计量单位,“元旦”或者“除夕”,以这样特别的节日来区分平日,赋予它们特殊意义,于是我们对它们便有了情感上的超重视与仪式感。西方年在元旦,中国年在春节,习俗而已,节日而已,平常日子而已;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人生三万多个日夜中的一天而已。

日子只会更迭,无论原谅过往,淡忘昨天,还是策马奔腾,憧憬后天,它都不会留下任何痕迹,即便要强留,那也只会驻在人的心思里、回忆里、旧梦里,或甜蜜,或悲伤。生命的意义在于好好活着,好好活着才会体会生命的意义,物质的、精神的、真实的、虚幻的,荣华富贵的、粗茶淡饭的……

人的一生,事事如意怎么可能?生活本就酸、甜、苦、辣、涩诸般滋味,人间也不过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这些琐碎,尝尽这些味道,我们才不枉在世间潇洒走过一回。每一天,有每一天的偶然,或喜,或忧,或快,或慢,或无常;每一年,有每一年的巧合,或得,或失,或明,或暗,或无序。把这些看似正常,又心有不甘,略有遗憾的平凡放到岁月长河,它刚好构成一年的 365 天,构成每一个人不一样的一生。你接受,不接受,它都在那里;最终,我们都是宇宙里一颗可以忽略不计的尘埃。

和去年说“再见”,和新年说“你好”,这是辞旧迎新最好的诠释。新闻通稿会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祝福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:山河无恙,人间皆安。我们普通人自然有普普通通的心愿:家人健健康康,朋友平平安安,工作踏踏实实,自己快快乐乐。这,实在又实用,温馨又温暖。普通人的小心愿,再小,也是一种力量。

庄子说,“人生天地之间,若白驹过隙,忽然而已。”新年里,你想要什么,就去争取什么,最后才有可能得到什么。知命不惧,日日自新,人间值得。2024 年的未知和挑战,在你之间,在我之间,在我们自己每一天的行动和决定中。

新年快乐!我的朋友们。

鹧鸪天·甲辰龙年元旦

■刘 伟

莫道衡山雪未消,
人生得意喜登高。
蕊寒魂冷芳尘腻,
香脸窗前玉瘦娇。

龙稽首,兔逍遥。
去年旧事热醇醪。
红梅巧缀东君信,
春在湘江浅岸瞧。

风景新年独好

■仇士鹏

岁末,把十二个月份展开成十二幅画,从尾走到头,打量的目光在差强人意与不尽人意间兜兜转转。得失总是难以衡量,但在纷纷扰扰之中,一些共性的心愿正一点点地,从远山的剪影变成近处的窗花。

新的一年,希望能一直拥有打扫的心情,每周抽出空来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
打开蓝牙音箱,播放古典的轻音乐或是生机勃勃的白噪声,让舒心的旋律和外墙上的阳光一起,一寸寸地从地面起涨,直至漫上窗台。把桌面、书架上散乱的书摆齐,把一直心心念念却从未翻开的书放在床头柜,读起来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放在茶几上。这一年,翻书的次数越来越少,人就像居无竹的苏轼,吃起肉来都少了很多滋味。

把窗子都擦一遍,它们是房屋的眼睛,却被灰尘加了层消极的滤镜,总把晴天看成阴天,让人的心情总是以忧郁为背景。可事实上,窗外翩跹而来的晨光是多么鲜亮、清澈!再把堆积的杂物清点一遍,除了那些入木一百多年深度的纪念要好好收藏,其他的要么整理起来等待废物利用,要么打包后扔到梦境都找不回来的地方。当生活摆脱了拥挤与逼仄,快乐才会回归简单与轻松。

新的一年,希望能在生活淤积的河道里找出一条弯弯弯曲曲的小径,哪怕再细再狭窄,也能让水流通,在寂静的疲惫中扬起一丝丝欢快的歌谣。

人忙起来,就像是一只不分昼夜,转得天昏地暗的陀螺,此时,更要保护好心房里骤然冒出的感叹号。两点一线是为了身体的生存,而通勤路上对风花雪月的欣喜,闲暇时对人间烟火的眷恋,回家后从布衣菜根里得到的温馨,才是为了灵魂的生存。

保持感官的敏感,看到父母头上冒出的又一缕白发,听到树冠深处的一声清脆鸟鸣,闻到一个陌生人手中玫瑰的余香,尝到一本老书中别有洞天的新意……不要让大脑在被塞满后变得呆板僵硬,也不要因为手中塞满了文件,就丢了能发现美的放大镜与望远镜。像夸父一般赶路,终有一天会倒在干渴的路上,怀有少年的心态,才能咏而归。

新的一年,希望压在桌板下的日程与计划都能一条条地抽出来,化作会飞的魔毯,直奔远方。

那些躺在手机里的旅游惠民卡和年卡,早就跃跃欲试了,那些关于山河的理想,早就在眺望的目光里一次次地流浪。想去的森林与峡谷,想看的朝阳和残照,只在文字中邂逅的水墨江南、壮阔海域,只在歌曲中畅想的草原边塞、北国南疆……年轻时,地图小得像是一个地球仪,等年老了,一座小城都会大得像是一片大陆。

那些常年挂在嘴边的事情,比如健身、学习新的技能,也该付诸实际了。总是幻想着,当身材健美、学识渊博、技能众多、长袖善舞等词语和我绑定时,我在职场或者生活中该是多么风生水起。可惜,跌跌撞撞的来路已经断定了我不是小说中的男主角,这些词语不会让我唾手可得,它们必然要与我隔着一一条艰苦而漫长的道路。但只要有点终点,就总有到达的一天。尽早迈开步,不然等好不容易采撷到胜利的果实时,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去享受了,岂不是莫大的浪费!

此外,那些一次次敲响窗子却总被我视若无睹的灵感,也需要在一支笔的精雕细琢下,变成一篇篇承载着片刻欢喜或感伤的文章了。人在一年年的行走中,会渐渐变成多年前的影子再也重叠不起来的样子。过去写下的文字,日后再也写不出来,每一段旅程里的那个自己,如果不用文字记录下来,等到记忆和牙齿一起开始松动,他就真正成了离家出走的人,一去不复返。

新的一年,还希望……

新的一年,已经站在门外了,北风零度的亲吻,让她的脸颊通红。快把它请进来,围炉而坐,热一壶酒,放进几朵窗花与一抹霞光,就着两句诗与它共饮——踏遍青山人未老,风景新年独好。